



禪寄筆談卷之六

錢唐 陳師 思貞著

緇流

唐末時僧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婺州人號禪月大師初
投詩於吳越王曰貴逼身來不自由龍驤鳳翥勢難收
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劔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
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閣豈羨當年萬戶侯
王語之曰詩則美矣若能改作四十州當得相見師喟
然曰州不可添詩亦不可改孤雲野鶴何天不可飛耶
遂杖錫去富春申屠山大雄寺之南誅茅棲息後入蜀

以詩投王建曰河北河南處處災惟聞全蜀少塵埃一
瓶一鉢垂垂老萬水萬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巴
歛陳貢愧非才自慚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建
遇之甚厚終於蜀有西岳集十卷更善繪本教之像惟
羅漢最著多作古怪狀貌不類世傳能篆書不盡合體
法後人止知不肯改詩不知其多能也

孝宗幸天竺有輝僧相隨至靈隱見飛來峰問僧曰旣飛
來何不飛去僧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見觀音像手持
數珠問僧曰持此何爲曰念觀音經上問自念則甚僧
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蓋輝僧所對不惟言詞醜

藉又皆本色語宜乎稱上意也

嘗記元僧有詩曰百丈巖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
僧脚底從來闊未必骷髏就此埋又一云殘年節禮送
紛紛盡是豪門與富門惟有老僧塔下雪始終不見草
鞋痕于時欣笑隱恩斷江無無極皆一時著名要如二
詩風韻脫落高遠恐未及也惜遺其名耳繼入我

聖朝若姚少師廣孝成莫大功勳超然入道闡仲猷勤無
逸一如初皆化夷臣服其餘泐季潭祥止菴洽南洲復
見心仁一初祿天然道竺隱聖夢堂輩或以詩文名世
或以藩輔立功十大高僧之說豈虛語哉不知亡國之

際何至生人之盛如此云或曰若輩原非緇流入
天朝畏法而髡之雖然何近世之寥寥也

大欣笑隱者住中竺有學行研窮教典旁貫百家所著有
蒲室集文宗召赴闕特賜三品文階張伯雨贈之詩云
繙經臺畔惜分携華蓋峰前幾夢思一席地分眠鹿草
三更月在掛猿枝我書安能半柔豹君才端倍十曹丕
上番相逢屢秘監不嫌頻竄仰山碑一日省相請笑隱
看潮其日寺僧不戒被火時恩斷江住虎丘寺同日災
有僧爲詩戲之曰欣哉笑隱住中峯本是鴻儒學說空
羅刹江頭潮未白留峰山下火先紅青霄有路干丞相

紺殿無顏見大雄若使斷江知此意兩人握手泣西風
可謂善滑稽而工諷詠者矣若欣之蒲室集予常把玩
深解名理雖援儒入墨誠高流也

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一初錢塘德祥字止菴皆有志事
業遭時不遇遂髡首而肆力於詩故一初嘗云或從事
於文學非以廢道沽名蓋有不得已也止菴曰詩豈吾
事耶資黼黻焉耳觀此可知矣

國朝皆被召至京後官僧司一初題翡翠云見說炎州進
翠衣網羅一日徧東西羽毛亦足爲身累那得秋林靜
處棲止菴有夏日西園詩新築西園小草堂熱時無處

可乘涼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三年未得長欲淨身心
頻掃地愛開牕戶不燒香晚風只有溪南柳又畏蟬聲
開夕陽皆爲

太祖見之謂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謂我法網密耶謂德祥
曰汝詩熟時無處乘涼以我刑罰太嚴耶又謂六月由
淺三年未長謂我立國規模小而不能興禮樂耶頻掃
地不燒香言我恐人議而肆殺却不肯爲善耶皆罪之
而不赦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
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
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
乃服予謂此等脫灑處與浴沂風雩氣象何異儒佛雖
異源頭則一若明心見性頭頭皆道也

杭州道林禪師初至秦望山見長松枝葉蟠曲如蓋遂棲
止其上復有鵲巢其側人目爲鵲巢和尚太守白居易
入山曰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太守曰第
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師曰心火相交性識不停得非
險乎又問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太守曰
三歲孩兒也解甚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道得八十老人
行不得白公爲之默然

大珠慧海禪師或問和尚修道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吃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曰不同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較計所以不同也夫道林慧海止尋常語耳雖衆人所日用却衆人塵埃汨沒何曾理會雖上智大賢說而行之者誰歟所以行住坐卧頭頭是道解悟者百中之一二也

宋文帝嘗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有生公弟子道猷即勅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申述頓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徃必摧鋒帝撫几稱快因語諸奧旨禪理徹然矣

武林北山之靈隱寺古名利也正殿先年燬于火越僧如通號易菴者善募緣仁和張冢鄉延致之使募建通僧緣分實自命來凡施捨者米以數百石計銀亦以數百計十數無論也殿竟落成宏麗金碧燦然後殿亦莊整僧舍樓居宛轉頗幽潔富人尊者至則出精粢麥仁所製餅餌及四方蔬菓異品殆有富家所不能聚者皆善男子善女人所饋蓋聚富家之所有耳僧之才可知功

亦鉅矣但可憾者山門引路松參差種種可二三人合抱經千百年僧擅伐以充用夫豈僧之所得主哉募不下數萬金何賴此材行道之人惜之已而僧榻樓居不戒于火盡燬云燬時有金絲髮髻二百餘紵絲絞段若干箱皆富室內人所拾聚而不散上天之墜罰嚴矣云此僧六慾五戒全悖山中出入帷轎絨衣京履途遇士夫不屑下輿又其甚者擅伐庠生霍宗周墳樹合抱者若干霍生訴於抽分工部拘喚以懇張冢宰護庇決不出理祇償價十之二三文工部長厚遂已之殊失體統霍生俛首含恨而已予因嘆靈隱雖古刹然此殿有之

固足以增山川之勝無之亦無損於百姓之福聚富室之金寶紋綺而付之煨燼斫千百年之古樹伐寒士之墳木卽此三事罪之魁不足以掩功矣凡此昭彰耳目匪予獨聞僧之驍黠而強有力豈空門釋子哉殿旣成墨客多題詠獨余詩云古刹名山不記年重新紺宇倍鮮妍總知佛力原無量漫道人天自有緣驚嶺遠分龍脉脉乳泉流出靜涓涓苾芻若箇叅名理非想難拋可
是禪特著之以爲沙門勸焉萬曆壬辰夏書于寶石山房之天然閣

薛簡問曹溪六祖曰願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曰道無明

暗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小機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在凡不減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性相如如名之爲道噫六祖之言非禪家上乘肯哉要之有覺猶與道爲二也

淨慧禪師住金陵清涼寺大闡法化唐主邀觀牡丹請師賦詩師應聲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透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夫對花而趣不同慧師自占地步若與塵凡別也二聯則云雖呈色相靜境如故也三聯詠花雖鮮

研究竟改觀也至不待零落而知空則瑩然不着色相而色卽是空殊了了矣葉落歸根繁華過眼慧師何禪悟哉

莫尚書少虛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要南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斯俄聞穢氣以手掩鼻遂有省卽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萬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夫南堂之答少虛蓋與晦堂老子答山谷吾無隱乎爾之意一也然莫公亦善於參悟矣

僧晝對陸羽曰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日目前
矜道侈義適足以伐其性豈若松巖雲月禪坐相偶然
言而道合志靜而性同吾將入村山矣遂束所著燬之
嗟乎始之以有言繼之以無言又終之以忘言吾儒之
於禪理究竟豈大差別哉子言之予欲無言天何言哉
蓋至從心所欲而言銓俱廢矣予於此亦畧有悟云
趙清獻公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獨
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與青州公餘宴
坐忽大雷震心卽開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
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後致

政作高齋以居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
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祇是柯村趙五郎予按古
之高賢不少禪學者比比如米元章晚年亦悟禪理其
平生所作好書畫一切焚棄專意靜修一月前知去來
事七日不茹葷焚香沐浴清坐臨期與衆別了了不亂
可謂無所得哉

唐裴休會昌中官金陵請還郡以所解一篇示黃蘗禪師
師不顧曰若形於紙墨何有吾宗休問其故曰上乘之
印惟是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一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
升於虛空其中照耀淨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

說之者不立義解不開戶牖直下便是動念卽乖其後
休錄之爲傳心法云

宋乾道七年丞相魏公杞出守姑蘇請僧可觀主北禪院
入院之際適值重九指座云曾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
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
節不已吁使老而貪得升高履險而不知戒其有愧此
僧之詩多矣

僧可朋丹稜人少與盧延讓爲風雅之交篇章甚富有玉
壘集嘗請滕王閣詩謂守者曰詩總不佳何不除却守
曰僧能佳乎卽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滿空蒼萬古遮

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又詩云虹收千嶂雨潮弄半
江天又云詩因試客分題僻基爲饒人下着低其穩貼
醞藉何讓古人豈自定性中來故得句自別也

昔蘇長公在惠州佛印禪師寄書云嘗讀退之送李愿歸
盤谷序愿不遇知於主者猶能坐茂樹以終日子瞻中
大科登金門上玉堂遠於寂寞之濱權臣忌子瞻爲宰
相耳人生一世如白駒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眄
成空何不一筆都勾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任永
無墮落縱未得到如來地亦可以駮駕鸞鶴翱翔三島
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入惡趣子瞻曾中有萬卷

書筆下無一點塵到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聰明
要他做甚麼子瞻何不脚下承當功名富貴賤如泥土
努力向前珍重珍重予謂佛印奚啻禪宗蓋知道矣既
悟性空書詞又抗論時事不忌時宰非見道能然乎宜
乎蘇黃相結納也

白居易晚年奉浮屠尤甚至經月不食葷及致仕與香山
僧如滿結香火社夫士大夫晚年固不可惑異教但不
葷則腸胃清虛亦可少病與僧社會則以我用彼塵念
稍可擺脫所謂有僧卽不俗高僧難得不必其僧之盡
高妙也予暇日興至每至山寺禪棲自尋靜境趺坐漸

減肉食近年以來以口腹殺生終歲似無一二所歎者
未絕耳思蘇長公之見道省悟其與侈靡終身者其玄
覽淵識不迥出儔類哉

辯疑

程伊川說黃裳元吉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元吉之戒如武氏之禍固也女媧書不詳載卽煉石補天之事果有之亦非變也不言漢呂氏獨非變耶然大易本旨又非此所云蘇仲虎則曰伊川在元祐時以罪逐故爲此說以詆垂簾之政此前人有紀如此旣非所以說經亦豈所以論國事哉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司馬遷父名談史記諱趙談爲趙同以古音談亦音同也急就章以談叶桑是其証也明帝諱莊改莊助爲嚴助莊子陵爲嚴子陵以莊與嚴

古同音殿武詩叶音是其証也宣帝諱荀改荀卿為孫卿亦然

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真語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居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日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凡信信者皆謂使者也今之流俗遂以遺書饋物為信故為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而世俗遂誤讀往得其書信為一句遂不取答為一句誤

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墮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云去札頻逢信回帆早挂空觀二詩尤可為據

古文苑王融遊仙詩長河既已縈曾山方可礪縈今本誤作榮解者遂謬云榮如草木之榮華猶言海變桑田舛戾不經殊為可笑不思縈縈帶也帶河礪山詞旨明白顯易何乃曲解而穿鑿云

老杜題王宰畫山水圖云咫尺應須論萬里按南史蕭賁字文真能書善畫於扇面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註杜者乃不引此何也

李濟翁資暇集云借書事借一癡借與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云借書一啗還書二啗後人更生其詞至於三四因訛爲癡焉湘素雜記載此二事云癡之與啗其義同傭書者之誤又藝苑雌黃云甌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以盛酒瓶則借書二甌當用此字或又用鴟字鴟夷亦盛酒器也予謂此說未當古人借書豈無他具而必欲用此耶少則用囊多則用車如蔡邕載書數車與王粲此可類証矣借書之癡前說自一義不必牽合而同之也

詩邶風序栢舟言仁人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劉向列女傳以邶栢舟爲衛宣夫人之詩孔叢子載孔子讀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也夫一栢舟而或以爲男子或以爲婦人後世將誰考之漢儒承師說黨同門說經不同多矣乃朱晦菴詩經集註汎彼栢舟以爲婦人不得於其夫此又何說焉以予論之當以三百篇爲宗而以孔子之說爲依據庶乎其不謬矣李太白上裴長史書自叙云白家去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寓家少長江漢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以七澤遂來觀焉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

岷山之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廣漢太守聞而異之因舉二人有道並不起按此則唐書謂白為隴西人唐之宗室謬也唐之先豈有金陵之藉哉少長江漢蜀之說彰明以相如為鄉人舉有道於廣漢為蜀人無疑矣

鄭重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云意猶言類煩世以尊重會之偃蹇相如子虛賦掉指橋以偃蹇兮註曰委曲貌世以不得意會之皆誤矣乾沒張湯傳始為小吏乾沒師古曰乾音干遂以財貨干人而沒之又以干心沒入官也殊不知射利成敗故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也附會強解遂失其真如此類者

蓋不一云

顏氏家訓云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急遽者稱勿勿夫顏氏以說文徵此字為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勿勿中斜加一點謂為忽字彌失真矣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又忽字解云多遽忽忽也是忽忽亦古語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忽忽逐俗者又但知忽忽而駭勿勿皆非也

列禦寇曰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四惡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然則人知

必有死將縱慾極樂放蕩而不自檢邪渠自以為達生
之談君子以為悖道之論也

或有議吳康齋終日以衣食不足為慮此公被貧來心上
纏擾不謂之脫然無累然吳公雖憂貧却是有守外面
勢利紛華一毫不能奪如陶淵明何嘗不言窮山谷亦
詠貧若貧而喪其所守則諸君子所不為也論人須論
其所長

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群式一日
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京府事馮
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

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
得其實他傳為商還妾事以為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
嘗為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唐宋品官制服用緋紫謂緋曰赤曰朱不曰紅紅非赤朱
比也宋人記唐宋制用紫有禁所謂紫者乃赤紫今所
服紫謂之黑紫以為妖服非品官中服色也論語紅紫
不以為褻服註紅紫間色不正色也金大定十五年詔
親王百官所服紅紫改為黑紫彼夷服不足道也今人
例以赤朱稱紅而于紫不復知有赤紫黑紫之別然則
聖人所不取于褻服者而後世顧可用為朝會服耶是

不可無辯也

或問申生無所逃而待烹疑亦有失處且過乎中庸俱不是道且形親之過矣殊不知申生純孝人也原其心合乎天理之公忘死生之分故以爲恭世子也情亦可傷矣若更議其失則世之逆命不死者爲得矣或曰使舜處此如何予曰焚廩浚井厥係匪細聖賢所造不同應變亦異或別有處未可知也

古者有國稱君卿大夫士稱子見于紀傳歷歷可攷也後乃或有其德或有其位者通以君子稱之蓋自虞書已有君子小人之說矣漢稱太守曰使君曰府君曰明府

君韓延壽龔遂孫寶劉寵傳及虞翻說豫章太守華歆歷可參質後乃以守令一體併稱令曰明府至唐用以稱縣令見于唐詩者可知也近有能讀唐詩者見人稱太守爲明府輒掩口而笑曰明府縣尹之稱可稱太守乎夫探珠須淵聚珍須庫學者所以貴覽古也

昔公儀子拔園葵去織婦當時以爲賢予未服其當也豈亦孟獻子卿大夫不察鷄豚不畜牛羊之義歟夫侵民之利誠仕者非宜家有隙地卽種植之何與民事禮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示民以勤也王人者詔爵詔祿將使一家之人無上事而坐享公家之饑乎必不然矣拔葵

去婦得無邀名而失實乎予嘗有詠史詩云紡織園葵
事已空無端廢黜事朦朧高標尚許公儀子不審蠶繅
是國風蓋自有見云

蔡伯喈豈秉性孝友三世不分析財帛共之親亡廬墓致
感兔馴擾木連理之瑞又雅有藝文善書體字法碑刻
士林則之今傳奇謂豈不孝既貴違父母養更娶親終
不歸葬乃鄉隣為之掃墓至情所不堪處庸人豎子觀
之款款泣下者夫小說不足信然疑以傳疑猶瞽人不
辯黑白美惡而寄耳目于相師矮人看場隨人說其妍
醜而首肯焉母惟也學士大夫固知其假借耳第伯喈

失身於董卓見譏于清議而裸身之士所不取焉然以
瑕而盡掩其瑜甚至子損真豈大公至正之論哉予特
為表著之

或問子思不使子上為出母服何以與孔子不同乎云聖
人道大德宏故于入子情可通處無所不容子思賢者
宜守禮為得耳予以為此論固是然亦未究竟予因詳
論之嫡母母也繼母猶母也生母亦母也若使茂倫干
義得罪于父事在不宥是父之仇也何以服若或無罪
而黜或以嫡庶之間不相能嫡母不必言矣繼母者繼
吾母也生母者吾身所由生也奚能忽然乎緣情以起

義此在禮義之中正者當自得之非可以曉曉致喙也漢人以高祖名邦故諱邦為國史遷以其父名談故諱談為同唐作南北史劉淵傳以其字元海為行者為高祖諱也石虎傳以其字季龍為行者為高祖之父諱也夫禮臨文不諱臣子之義難言也乃二名不偏諱不諱嫌名禮經晰然無可疑者唐人以太宗名世民石經世字不敢全書季賀以父名晉肅應舉不敢舉進士失禮之體矣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軍都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世傳此詩乃花蓋夫人蜀亡輦入後宮宋祖問而作也傳記雜編又載為前蜀王衍降唐時興聖太子作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牛擊鼓旗二十萬軍皆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既皆蜀亡之作其詞又類正史所不載也當存疑以俟考云

司馬公詩云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張文潛詩云重瞳陟方特二妃同老矣安肯泣路傍灑泪湘江裏二詩可以祛千載之惑此書之不可盡信也

季武子卒時孔子生纔十七年則曾點或未生生亦尚少也安得倚其門而歌乎况觀浴沂詠歸之志點蓋見其

大者若歌于有喪者之門是病狂喪心也而謂賢者爲之乎記禮者之文失其實矣

禮運先儒以爲子游門人之所記以爲仲尼言偃答問之詞也然其中多非聖人格言其文又非漢儒所及意子游門人傳其畧而戰國儒生爲之附益其詞歟

天子大蜡八一主先嗇以農事始於神農氏故爲諸神之主也二祭司嗇爲其教民樹藝也三祭百種爲其發生稼穡也四饗古田畷爲其稼穡有功也五饗郵表畷爲其戒令所出也六迎貓虎而祭之爲其食田鼠與田豕也七祭坊爲其足以障水也八祭小庸謂其可備旱潦

也無祭昆蟲之文集說去百種而增之殆不知何故矣成王幼冲周公相踐阼而治蓋攝政非攝位也謂周公朝于明堂而踐天子之位殆記者之謬也

楚克許許男面縛啣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禴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于是逢伯厚誣微子矣面縛請罪也啣璧獻贄也衰經輿櫬期必死也微子抱祭器歸周非降之也果有何罪而以死自待耶逢伯欲尊其君爲武王而厚誣微子爲降國之虜蔡氏釋書而遂取其說不亦誤且謬乎

史載禽息薦百里奚之賢繆公未聽息出撞其門碎首而死又載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蛇遶輪者速得國太子不拜曰吾得國是君失安也伏劍而死又載忠臣弘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殺之盡食其肉而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于肝遂剖腹納公之肝而死夫此三者事之實否未可知然揆之于義則薦賢可也碎首不可也不拜可也伏劍不可也返命可也剖腹納肝不可也皆守死而不善道好義而不學之過也

楚靈王乾溪之難衆潰矣其臣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而

王不誅惠莫大焉王不可忍惠不可棄乃求王奉之于家數日王縊于申亥氏申亥葬之以二女殉焉嗟乎申亥亦忍矣夫靈王弑逆無道之主也失國而死葬之則亦已矣何殺愛女以殉之乎不仁孰甚焉不忍于其君而忍于其女何說焉意楚人不以哀三良者哀二女乎夫秦虎狼之國也楚夷狄之俗也宜乎其君臣若是伍子胥以楚平王殺其父奢痛父之讐乃引兵入郢出平王之尸而鞭之嗟乎慘矣哉夫平王楚之舊君也伍奢楚之世臣也爲子胥者變其姓名亡之他國以存宗祀其君可事則事之不可事則窮約以終身斯亦不失爲

孝矣忠于吳叛于楚孝于親逆于君其志可矜而其事得無悖乎

荆文王畋于雲夢三月不反得美姬淫不聽朝保申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有過當咎匍匐將咎王王曰不穀免于襁褓托于諸侯矣請改過而無咎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乃伏地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咎之者再吁朴作教刑所以教士也擊蒙非擊國君也周公之于成王以親則兄之子爲叔父焉以分則君也故立抗世子法成王有過則撻伯禽不敢加于成王也况保申非周公擬乎難乎免于咎矣

漢之京房晉之郭璞宋之李石皆能言人禍福巧發竒中而卒不免爲術所殺京房死于恭顯郭璞死于王敦李石死于秦檜豈明于知人而暗于昧已哉蓋徒知易之術而不知易之變通語默之道故也昏主在上奸臣在側乃炫耀其說指切其人殊昧時語時默何益于事祇殺其軀而已單子曰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

之過怨之本也其三子之謂乎

朱穆舉劾權貴案治中官崇厚有倫絕交有書皆可稱述蔡邕謂其貞而孤有羔羊之節似矣獨受梁冀之辟不免龜山之議焉然不但穆也魏相因許伯以奏封事班

固事實寬憲以典文章蔡邕從董卓荀彧附曹操比之匪人如出一律豈諸賢急于用世藉此以爲進身之階而人之賢否邪正有不暇顧如楊雄所謂屈身以伸道歟抑一時習尚如此或曰龜山議朱穆正矣而從蔡攸之薦何耶恐亦無以自解于清議也

袁滋爲華州刺史專以慈惠爲本有犯令者輒法外縱舍每獲盜特哀其窮以財給之則是賞盜矣昔張武受賂帝賜金錢長孫順德受賊帝賜之絹盜豈與張武順德等哉袁滋罷軟不職甚矣昔魏王問卜皮曰我何如王皮曰王慈惠者也然必至于亡王曰何故皮曰慈者不忍惠者好與不忍則有罪者不誅好與則無功者受賞誅賞無道國安得不亡乎殆袁之謂矣

安祿山之亂人知其爲林甫啓之國忠激之矣而張守珪之縱其罪蓋有甚浮者夫祿山本胡雛守珪養爲假子引爲偏裨寵榮謀逆日熾幸其討奚契丹失律守珪乘此機斬之非惟軍令得行而因以潛消國難功孰尚焉乃遲疑養亂執送京師雖張九齡據法力爭而玄宗曲爲赦宥失此途不可制虎兕出押是誰之過歟予嘗憤之謂祿山不可赦也守珪當斬也

宋初立坐講之禮仁宗廢之安石舉坐講之禮韓維助之

劉攽止之維之言曰禁中僧人說法猶得陞高踞坐吾儒講聖人之道乃獨不得坐耶攽之言曰韓維讀聖人之書乃欲自同髡徒無君臣上下乎嗚呼攽之辭遁矣不知坐講者尊聖人之經非專尊臣也維何不曰儒臣講經既不可坐僧人說法不可立講乎攽尚何說哉

徽欽北狩李若水裂頸斷舌而死金人亦云南朝死節惟李侍郎一人而已予謂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金人邀帝再幸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慮力勸帝行及金人逼帝易衣擁之北去然後抱持而哭無及矣夫虜未至也不能贊帝出幸以避其鋒虜既至也又不阻帝勿往以罹其禍是以欽宗爲孤注也罪豈出秦檜下哉予故曰若水一死不足以贖其罪也

嘗慨國制殺人者死法也然庸醫殺人不死黠將橫殺不死酷吏殺人不死法安在乎又嘗聞之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其說似矣然東家富財車馬接踵西家富德風雪滿門理安辯哉詰之彼蒼彼蒼不答質諸有道之士祇增太息云

杜牧九日登高詩有但將酩酊醉佳節句酩酊作茗芋似爲差誤二字須從西屬酒也不當從草也按山簡註中

茗芋無所知也乃知易二字亦有所見云

楚屈到嗜芰臨死命其子建以爲薦建以爲到之嗜芰慾也薦之非禮也竟去之夫建誠不孝矣孝子之事親也事亡若事存事死若事生思其所嗜思其笑語思其居處卽父之嗜出于慾非正也薦之于廟吾知有父而已何害乎惟不薦則建若以爲秉禮矣殊不知親之過由此而彰子之失大戾于孝卽薦之非甚害事藉令到存而建禁其嗜弗之與不大傷厥考心乎然則建非拘滯而不通方則沽名而敢于悖德建誠不得爲孝矣

司馬溫公宋之大儒其所脩通鑑如紀武曩黜中宗帝曹

氏寇昭烈朱子作綱目已正之矣至於削去留侯迎四皓事以爲子挾父夫以爲挾父則當載之而論以爲戒不爲挾則當書以爲勸顧從而削去則太子曷從置乎如有疑似削之可也留侯定太子之事漢書屢見如周昌傳亦明言以留侯策止顧削以滅其迹可乎夫此猶可言也若前所云紀武黜帝進曹瞞而不予昭烈如天網人紀何大失之矣朱子謂其性理源頭不曾理會二程每引之終不能止其見之偏執何恠乎

朱子論東坡以舜禹避朱均慮其避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又謂其不度而無耻類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

賢則凡辭讓者皆欲陰取而陽爲遜避不自知其爲非也夫朱子之論蘇未爲過責蓋蘇子文人喜爲高論欲搜括前人未發之意是於文字中生波濤以炫竒也然不諒聖賢至公無我之心而輕疵之如公議何此予之所未許也其譏梁統小兒曹強解事予亦未心服云

天台方正學文學經濟更盡忠所事可謂烈丈夫矣且自古忠臣受禍之慘無如此公之甚今赤城新志不載公死節但云歲壬午以翰林侍講卒于官豈爲其得罪于長陵而不敢悉其事耶然江西有練子寧者亦死于建文之難後長陵對輔臣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日

在朕固當用之觀此則

長陵亦未嘗追念往事真聖

度也今泰和尹閣老名臣錄莆田林少叅拾遺錄雖叙及建文死難諸臣而所遺尚多如正學亦不在錄拾遺錄雖有之亦畧其事至謝方石公爲國史官乃獨畧其鄉邦先哲之行不深可惜哉此信史之所以難也

人咸謂阮嗣宗爲放曠不羈之士云禮法之士所憎抑或泥其迹也夫阮沉酣不理若與世違然觀楚漢戰場則曰時無英雄使稚子成名豈無意於世變哉口不減否人然時爲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哉居喪飲酒食肉然慟哭則嘔血數斗豈哀戚不切中哉當其王室不競強

臣擅權戮大臣如刺犬豕若張華衛瓘以清直死稽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死陸機陸雲以俊才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籍終以沉酒避其察微識遠見托以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其能脫然遠禍穽哉然則籍蓋有所托而逃焉者蓋亦察其所安哉

事考

今人有冷心腸熱心腸之說嘗考顏氏家訓曰墨翟之徒世爲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耳

近世通人祈福或摩神頭與腹蓋有所自抱朴子云汝陽彭氏墓口有一石人俗咸謂云石人有神能治病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及還又以自摩無不愈者此殊不可曉也

人家元日忌毀傷諸器物漢鮑宣傳宣上書論日食云小民正月朔日尚忌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觀此可見

予又謂凡元旦朔望日歲月日更始百神照臨每晨夕人家宜安靜不宜呪咀聒嚷令神不安非所以敬神迎祥也

今人語人之爭角者云弄神賣鬼太平廣記南陽宋定伯擔一鬼向宛市鬼化爲羊便賣之得錢千五百故當時有言定伯賣鬼得錢千五諺俗之語亦有所自來云世人患瘡者或往他處或潛入寺院不令人知曰躲瘡太平廣記汪節之母避瘡於村西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

今諺云七上八下言事體不定也劉奉世爲傳堯俞所劾放曰小姪何須臺評傳慙曰三平二滿文字劉放曰七上八下人才

方今恒言文東武西按前漢尹翁歸傳河東太守田延年行縣召故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武者西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設施事皆有本自昔然矣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於策三旬射之丁侯病問卜者占云在周乃請舉國爲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癸亥日拔其足箭丁侯病愈四

夷聞之皆懼越裳氏獻白雉信斯言也後世爲小法術
魘治釘刺人者當亦有祖或未可悉非耶而武王之臣
服諸夷抑賴魘術耶此不可曉也

慎子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聵不聵不能爲公蔣子
萬幾論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乾鑿度失之毫釐差
之千里今人多傳此語而不知所出也

朱晦菴與李延平書熹十八日離膝下則先生處亦可稱
膝下公必有攷也

惰文帝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時元胄下直馳詔召之
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則不獨重九日

可稱登高矣

淮南子倣真訓曰形傷於寒暑燥濕之虐者形死而神壯
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
也剥之若橐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夫李東垣內外傷
辯在醫家稱爲有見觀淮南之言如此則前人已言
矣不造於東垣也

龍生九子之說按後漢書載哀牢夷有婦人名沙壹捕魚
水中觸沉木有感產子男十人後沉木化爲龍出水上
曰若爲我生子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
龍而坐龍自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

子曰九隆諸兄推以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九隆兄弟皆娶爲妻說者以爲龍生九子之証予甲戌年冬以比部中郎出守滇西永昌郡郡於漢爲哀牢國卽其地也諸葛武侯所經畧處又名金齒洪武十五年立爲府繼後罷府立金齒司設兩鎮兩鎮者總兵與中官也後兩鎮擾民民苦稱不便嘉靖初復立爲府兼領華夷賜有特

勅以去省遠設有兵事許便宜調度後達督府巡臺亦許實封徑奏郭西不數武爲九龍池池負山泉發山趾涓涓下起池可數畝瀕池設亭榭郡地又名隆昌郡人皆

漢語與留都不二惟土夷方言謂背爲九謂坐爲隆不獨龍毋然以予所經歷前說恐不安也

人之髮白有遲速者以多思慮者早白蓋以髮乃血之餘心藏血心役於物不能滋蔭也故謝超宗入獄而髮白周興嗣書成而髮白是固然矣以予所見年齒雖同而勞苦安逸迥然各異逸者反白勞者反黑似又不在思慮所致然終是多思損心心火盛而血亦散也語云若畏白忌三白蓋三白者蘿菔蒜與葱也葱蒜辛薰能散血故稽康養生論曰薰辛害目蓋目得血而能視辛散血則目爲之昏矣蘿菔不熱性耗血以菔切片試滴血

于上則走而不疑此可見矣又食地黃忌蘿蔔以生尅之性各異也

士大夫相見行禮不同南從左北從右各守其見不肯變易予論之南蓋今禮而北猶古禮也古者賓主相向而拜賓曰西席主曰東道賓主原有定位後降而並拜從右非古禮乎詩衛風宛然左辟小雅彤宮一朝右之是也今禮不尚右而尚左自當從左爲正朝儀文東武西此禮之可據者也近亦有轉揖之禮夫彼此相謁賓主之位已定何待於轉偶聚于他所不敢當尊一時轉揖蓋爲得之今或以賓揖主而求轉此何禮也所謂禮樂

則亂蓋禮之一變也

金馬碧鷄按後漢書西南夷傳云禺同山有碧鷄金馬光景時時出現豈亦陳倉寶鷄之類耶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鷄而王褒本傳云金馬碧鷄之寶何也及傳注載褒碧鷄頌又與此小異曩予之滇涉夜郎至滇萬里亭經金馬關毋亦以其山形肖似而金碧之說或山嵐雲物鬱蒸之氣亦未可知也

金元曲子多用措大按太平廣記成都多馬者逢人卽希一文云失墜文書求官不遂人皆哀之後積錢數千萬莫有知者成都人槩呼求事官人爲乞措大又載唐蕭

穎士晚行遇一婦人疑是野狐嚼叱之奔至主人店所見婦人從門來其店叟曰何為衝夜曰被一害風措大呼兒作野狐合被嚼殺則措大語自唐有矣

或問孔子有妾乎觀孔叅子載宰予對楚昭王曰夫子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噐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觀此則夫子其有妾矣

故蹟遺文有嚴光碣略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本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武同學及長避亂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稽郡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

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姚江人可知矣范曄蓋失於考也

宋朝科舉之日試士之題取士之日各朝不同載於文獻通考可知矣至殿試復有黜者進士凡五甲朱文公之科二百三十八人文文山之科六百一人會試鎖院二月十二十八十九二十則賦詩賦論策為三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又試經義論策為三場四月初三日御賜策一道文公之科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賜狀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文山之科五月二十四日賜狀元及第以下出身賜宴謁廟日各不一其登科錄刻

姓名籍貫行幾併小名小字選或有至縣丞及簿者然
人才亦各稱職寢登清華不以下僚無聞也

吾杭吏部侍郎李子陽旻號東崖少有文名未第成化庚
子秋試八月二日李與同輩入學晨參忽五色一鳥飛
入明倫堂盤旋不去諸生喧縱聚觀竟棲止於梁間凡
二日乃去眾以此殆文明之兆東崖亦賦詩云文采翩
翩世所稀講堂飛正相宜祇應覽德來千仞不爲希
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鶴志催人同上鳳凰池解元魁
選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歲東崖果以易經發解
甲辰廷試魁天下第一美五色之鳥固爲先兆公之賦

詩亦不以尋常自許予家世居與公同里閉不數武公
立朝風猷人能言之及解官歸廳事低窄僅容旋馬東
偏一書樓宅後密邇慧安寺共一垣絕無充拓意左右
隣居亦各安其卧榻前輩清節雅道迥不可及如此公
之孫承學以蔭補刑部照磨陞含山縣知縣未幾解官
歸含山君淳謹而拙於仕歸橐蕭然先廬亦不能守惜
哉

春秋傳縣子曰古者大夫束脩之間不出境第五伯魚上
疏引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故凡饋贄交遺
皆曰束脩不獨弟子於師禮也王粲贈士孫文始詩和

同墳麓比德車輔知友朋亦稱墳麓不獨昆仲輩也
古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按此有二說百家書曰宋城
門失火因汲池水沃之池中空竭魚悉露死喻惡人之
滋併中害良善也又一說池仲魚者城門失火仲魚焚
死則池仲魚是一人名矣

漢書燕王旦上書云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
十年不降還置爲此屬國則爲武訟言者不獨李陵書
也故唐人詩云蘇武統爲典屬國節旄空盡海西頭

世宗時寅卯之季倭夷巨觴東浮大侵閩浙直數省直入
內地焚劫室廬子女財帛如入無人之境豈特村落爲

墟哉緣賊首王直鼓衆橫行海上莫可力勝時

主上屢念東南重地殘憊下

詔曰文武臣僚有能得王直者伯之時新安胡公宗憲

始以監軍御史徑擢督撫軍務新安公魁梧磊落揮霍

巨才挺然談笑而仔肩之無難色乃奇正間出托腹心

爲說喻以從王夫義賊直俛首西向餘黨漸散去勢稍

戢瘡痍之民賴以復甦皆胡公力也夫兵家之法奇正

無論大要得渠魁爲功耳公亦尋晉崇階伯爵則未事

旣平後以言者疏被逮至京下獄死憫時之士扼腕傷

之夫新安無大恃戾祇揮金不顧弗吝施予費財濫耳

無他指摘也不思鯨濤出沒戰艦蔽江勝敵匪易師行糧食重賞之下方有死士若如賈人然銖銖兩兩商度盈縮出入較什一之利何能底績且非大丈夫之事也事亟而倚之功成而毛疵之噫亦過矣昔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劉忍弗能予卒以憤事高帝不斬數十萬金縱陳平不問出入使得便宜行反間竟誅秦滅項爲天下王古足徵矣方胡公之被逮繫也道經任丘吾杭周興叔詩爲任丘令郊迎慰勞懇懇致款有古俠士風及胡公之歿也訊鞫者引律合追其家值時新安郡守何君東序甘心下石賴嘉禾郁子芳蘭爲績溪令嘆曰

余浙人目擊也浙人得安枕而卧新安之力也卽尸祝匪過戕人以媚人豈男子乎乃使家眷還櫛李而毅然以身庇之違上官弗顧使胡公妻孥毋恐也然興叔後竟選省中子芳後亦補刑曹郎不聞緣此而敗官也方追逮新安時秉國事者豈一時因人言未熟思調停耶予求其說而不得也逮今雖復以言者疏錄其功而惜其枉而生前之寃則實受之矣曩事蓋東南大變國史所詳記予道傍之言也亦僭及之

朱子以鄭風爲淫詩辯者多矣嘗讀左傳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以知鄭志子蠶

賦野有蔓草子產賦鄭之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
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子曰二三子數
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
亂敢不拜德夫兩國宴好六卿咸在豈其以閭巷狎媒
之詞陳於賓筵大禮之地而宣子以知鄭志子產以拜
晉德必不然矣此小序所以未可易也

蘇老泉洵蜀人宋天聖中至玉局觀見一畫像筆法清俊
乃張仙也無子者禱之輒應洵尚無子因解玉環易之
每露香以告乃得軾與轍皆成大儒洵自為贊像今之
無子者輒禱於張仙亦有塑繪而奉事之者殆亦祖蘇

公云

吕后殺韓信事竊意高祖必有言史稱帝畏惡其能以畏
惡之語觀之則知其欲去信之心必露於左右其討陳
豨也空國遠征留信京師豈無防信之密謀乎但他人
不知而吕后自知之故告變一上即用蕭何之計詐而
斬之不然信以蓋世之功為國功臣后安得因一時之
飛語不待奏報而遽殺之乎以是觀之則知帝欲去信
之心久而且有害計遺于后也

梓人魘鎮蓋同出於巫蠱呪詛其甚者遂至亂人家室賊
人天恩如漢園事多矣今述所知吳中莫氏故家也其

家每夜分聞室中角力聲不已緣知為恠屢禳之弗驗他日轉售於人而毀拆之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披髮相角又臯橋韓氏從事營造喪服不絕者四十餘年後風雨敗其垣墻中歲一孝巾以磚弁之其意以為專戴孝也又常熟某氏建一新室後生女多不貞二三世如之一日春敞而葺之於椽間得一木人為一女子與三四男子勾引淫褻急去之帷薄方始清白如此類者不可殫言予又聞凡梓人家傳未有不造魘鎮者苟不施於人必至自孽稍失其意則恣心為之此則營造者所當知若發其術而執之公庭雖罪以大辟不為過也十數年前杭人遇一高士至人家有法發梓人之奸救治數宅予家兄思敬宅中亦賴以治取出魘物被羣匠驅逐而去惜哉

元末庚申帝召文武百官軍民議戰守之計遲明為議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帝見之即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代朕不可復作徽欽銜壁求活為天下笑即命北狩未三日元京遂沒

後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為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於

江之南城市村落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二三以上便為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至於已室有不待車輿親迎輒徒步以往蓋惟恐使命戾止不可逃也一時紛擾竟莫可曉經十餘日總息自後有良賤貧富長幼妍醜不相當者或夫棄其妻妻憎其夫或訟於官或死於天此亦天下之大變古未之聞也時吳中有滑稽僧祖伯者口占一絕云一封丹詔未為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只有姮娥不嫁人此詩可為絕倒昨戊辰之歲有私闖火者名張朝從大江以南浙直一路假傳奉

旨選宮女城市外軍民人家不問良賤富貧一語成婚聞數日夜輿人厨人無從顧覓亦如前至元故事其時又有人改元僧詩云抵關內使未為真何必三杯便做親夜來明月樓頭望嚇得姮娥要嫁人事業有相踵者逮予官南刑曹而火者事犯在獄予提牢重加刑撻竟不赦即秋典云

世宰以板輿為奉母親事用如樂天詩朱旛四從板輿行取潘安仁閑居賦太夫人乃御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如傳祇者則板輿事不可專為奉母也梁韋肅以板輿自載怒勵眾軍則知板輿不

止一事特錄之以備攷云

世傳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尤長碑碣天下多齎金帛求其文此亦未之考耳作文受謝非起於晉宋乞米受金爲人作傳不足道也觀陳皇后置長門宮失寵於漢武帝聞司馬相如工文奉黃金百斤爲文君取酒相如因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此風西漢已然及宋時詞林撰臣下制誥皆有潤筆錢朝廷習之以爲定例逮後始革今之翰林撰文亦是此意受與不受則存乎人耳

傳記載洛陽令大雪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於牀又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僵二事甚相類皆雪中高卧皆縣來撫問元安袁安字音相協安得不忍爲一事邪又如沈瘦事前有約後有昭畧望麻走潘前有黨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致冰解之王前有祥後有延又若看竹事人知有王猷而不知有袁粲啖炙事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同事互見殆不可悉數也

三山老人曰唐人好飲甜酒殆不可曉子美曰人生幾何春與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曰一尊春酒甘若飴文

八此樂無人知予則以為唐人以酒比飴蜜者大約謂酒之醇者耳非真若飴與蜜也如白樂天詩非不言酒之甜至要其極則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又曰量大厭甜酒才高笑小詩樂天之詩如此豈好甜酒哉

正五九忌上任之說予又考前漢張敞為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則知前漢之俗未嘗忌五月也然敞後徵為江東相亦不聞有凶橫之說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月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然又觀獨孤不忌九月者至宋迄今漸避忌耳

及集有為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唐人亦有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一小石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穰之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碣石買石惡鄭有石制皆為石氏大族周有石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此欲以為保障之意究其義其所從來遠矣

宋高宗好養鷓鴣躬自飛放有士人題詩曰鷓鴣飛騰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鴈沙漠能傳二

帝書高宗聞見召士人卽以補官吁若高宗者可謂從諫不拂勇於受善者矣

開元中明皇晝寢夢一小兒盜上玉笛吹上叱之曰臣虛耗也上怒欲呼武士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束角帶徑捉小兒先剗其臂而啖之上問爲誰對曰臣終南進士鍾馗也因應舉不捷觸殿堦而死奉旨賜綠袍而葬誓除天下虛耗妖孽言訖夢覺乃召吳道子圖之上賞其神妙賜以百金是以今人畫其形像施於門蓋亦有所祖也

黃堂之說卽吳郡廳事乃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塗以雌黃遂名黃堂今天下郡治皆名黃堂昉此或謂以黃歇之姓名堂或謂二說皆非古者太守所居黃堂猶三公之黃閣也湘素雜紀天子曰黃閣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黃扉太守曰黃堂其說有所自而姑蘇志載之頗詳也

世謂太守爲五馬人罕知所自或言詩云牙牙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鄭注謂周禮州長建旗漢太守比州長法御馬故云後見寵幾先朝奉云古乘駟馬至漢時太守出則增一馬事見漢官儀也

禪寄筆談

卷之六

禪寄筆談卷之六終



